



网开一面

别为AI噱头埋单

任平生

一年之计在于春,AI(人工智能)应用的普及热潮也在这个春天悄然拉开帷幕。

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新AI的推广文章和博主们的使用体验,其泛滥与雷同程度已经让人无法分辨这两者的区别。而在现实生活中,一些过去从未系统使用过AI的普通人,正在接触并且熟悉这些AI应用;还有一些始终对新生事物保持高度兴趣的网络用户,也在这个春天开始尝试其付费版的高级功能,甚至愿意支付报酬请专业人士为自己安装和设置AI应用。“这可能是我们最接近时代机遇的一次了!”有网友大声疾呼,号召错过了过去种种投资机遇、行业机遇的人们,一定要紧紧抓住这次智能机遇,成就一番事业。

春雷滚滚,人们急于拥抱这场时代的春雨,却常常忘记低头看看自己的鞋子,是否适合趟过溪流。一位网络博主直言,面对手机里推送的热门AI应用,看着日渐高昂的付费门槛以及安装使用的技术门槛,只觉无从取舍。想来想去,她把疑问抛给自己使用已久的手机AI助手。没想到AI助手的分析建议是:她目前没有使用“高阶功能”的需求,贸然开通会员不过是徒增成本。末了,AI助手还表示:它们能做的我都能做,而且,我免费!博主失笑之余,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真实需求,认为AI使用确实应回归“解决问题、提升效率”的本质。

为了“用AI”而选择AI,为了把握时代机遇而盲目膜拜AI,无疑都是个人在现实生活的压力面前尝试逃避的手段。我们选择工具或者借助技术手段,都是为了更好地辅助自己达到目标。别再被花哨的AI噱头牵着走,别再为无用的付费功能埋单,找准适配自身需求的技术手段,才能找到用人类的平常心 and AI的“智能之心”长期相处的最好方式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马尔福

吴明静

“马尔福”原本是知名小说《哈利·波特》中的角色,随着农历马年到来,网友将“马年尔等有福了”这句吉祥话简化为“马尔福”,用诙谐的方式拜年。

这一谐音因包含生肖“马”又蕴含“福”,被赋予“马上有福”“马年有福”的美好寓意。网友以此为灵感,创作出大量新春表情包、创意福字贴画以及各类节日周边产品,让原本带有反派色彩的角色形象,在中国春节成为欢乐的象征。

菜、生菜,有啥算啥。煮开后放一绺细面,撒上葱花、香菜,放少许盐和鸡精、几滴香油,关火出锅。这样的汤面清爽,含维生素,味道新鲜,久吃不腻。我经常煮上一大锅,当饭也当水,一碗接一碗,从中午喝到天黑。

就像我看不惯丈夫做菜放油多和儿子的辣椒汤一样,他俩也不喜欢我的清汤挂面,更讨厌葱花和香菜。最平常的一碗面,口味竟如此不可调和,哪像一家人?我和丈夫的祖籍相距不过十几公里,认识时的居住地相隔几百米,没有南北差异,更没有跨国隔阂;儿子是他亲生的,也是我亲自生的。可偏偏饮食喜好的差别,就是这么大。

没有谁对谁错。一碗面而已,不值得争论,更不必征服,不需要剑拔弩张,也不必委曲迁就。对待无伤大雅的小事,各取所需,便是最好的相处。“三人三面”模式,让一心减肥的我不再抱怨丈夫的烹饪方式,爷俩也不用捏着鼻子向外挑香菜,儿子爱吃辣,那就由他去。有何不可?

尊重每个人的选择,不强求一致,不勉强改变,平等自在地生活,这样很好。幸福的家庭,不一定人人相似,也可以个个不同。

形成个丑陋的肿疤。

“你看,它满身丑陋的‘赘肉’其实都是增生的树皮,只是它受伤太多,增生层层堆垒挤压才成了这个模样。”爱人指着法桐的树干说,“畸形树皮裹住的是它九死一生的伤,每一处畸形都是它自救留下的勋章。”

我惊叹,这三十多年里它到底历经了多少磨难,才使得树身几乎没一处好地方。是肆虐的虫害?是肆意的攀折?还是锋利的斧锯?它都默默地承受着,并拼尽全力疗伤自愈,它变得丑陋无比,但也强大无比。

想来,一定曾有许多浅薄如我的人,用鄙夷的冷眼打量过它、用尖刻的言语评判过它。但这棵打赢了无数次生存之战的树,已将坚韧刻入年轮,冷眼与非议不能伤它分毫。

凝视着这棵法桐,我的浅薄被悄然治愈。以敬畏之心,读懂丑陋表象下的生之艰难,才是对生命该有的态度。

水仙已经开花了!老季一算日子,按此推算他这几头水仙过不了几天也会花开一片,但到了春节那几天,肯定会成为“残花”一盆儿,他老季岂不成了葬花的林黛玉吗?不行,必须马上停水,并安放到阴冷的角落,放上几天。说干就干,等春节时开了花再给老王上一课。

又过了几天,老王再次发来水仙盛开的图片,那真是花团锦簇,透着手机屏幕仿佛都能闻到沁人心扉的花香。老王问老季的水仙开花没有,此时老季才想起他放到角落里的水仙,急忙跑去察看。天啊!叶子也黄了,花苞也瘪了,整个一个惨不忍睹。老王连忙浇水,并放到阳面,期待起死回生。但几天过后,仍没有半点起色,再看日历,已到腊月廿八。得,老季穿上防寒服又奔了花市,心说网上买花还是

不靠谱儿……



食少而精,物件选择“用小不用大”。他从小爱吃方便面,百吃不厌。因为囤得多,还在网购时获赠了一口小电锅。每次煮面时,儿子都要专门找出柜子最里边那只一人份的小锅。方便面的口味千差万别,他最近偏爱辣味。同一包中的调料,待遇并不相同。浓郁的辣酱包,一点一滴都被珍惜;调味盐稍稍放一点;蔬菜包则被弃置冷宫,从不启用。红亮的一锅沸水

三人三面

魏京珍

翻滚,满屋都是刺鼻的味道,熏得人直打喷嚏。

锅小,直接当碗用,少了刷碗的麻烦和摔碗的风险。一锅面吃完,儿子嘴角通红,像刚破壳的小鸟。“总吃辣的,不上火吗?”我问。“没事啊,一切正常。”那还说啥,接着吃呗。

爷俩吃饱,该我上场了。我的面,又和他俩的不同。我用汤锅,重点全在汤。一锅清水,半锅青菜。白菜、菠

力了?”“很努力?我可没看出来。”我不屑地说,“就它这体态,如果是个人,肯定也是个慵懒懈怠、贪吃贪睡的主儿!”“先别急着下结论。”爱人打断了我的偏见,“你还记得赵王大街那些年轻的法桐吗?”

赵王大街开通没几年,路旁的法桐都还稚嫩。但每棵树的树皮在同一

路口有棵丑法桐

李菊香

高度都鼓着一圈粗陋的环形肿包,有的肿包中间还有道未被树皮完全覆盖的深沟。当初爱人曾说缘由:新移栽的小树都用四根木头支架撑着,支架再用粗铁丝固定在树干上,那道深沟正是铁丝勒出的伤痕。支架拆除后,树木会拼命自愈,伤口周围的树皮不断增生,直到把伤口完全包裹,最终

夭折的水仙花

贵翔

季还是禁不住网上主播连珠炮似的推介,咨询了运输时间、预计花期等关心的问题,在得到逐一答复后,老季终于打定主意,下一单试试。

没过3天,老季果然收到了从漳州寄来的水仙,打开一看共有六头,但都跟葱头一样,看不出丝毫水仙的样子。老季按照主播的指导把这些“葱头”浸泡到水里24小时后,再放到水仙盆里,观察它们的长势。大约过了10天,那些葱头的下面长出了洁白而浓密如胡须的根系,上面则钻出如韭菜一样的叶子,再仔细观察,那根根叶片的夹缝里,都有一个鼓鼓囊囊的豆儿,那就花苞儿,老季一阵欣喜,这网上的水仙真的不赖啊。正在得意间,手机里看到老王发来的图片,他家的

千人千面。我家一共三口人,便有了三面。这个“面”,不仅指“脸面”,也指“碗面”。我家在春节假期里大多一日两餐,还都有“选择困难症”。醒来第一桩头痛事,就是中午吃什么。实在拿不定主意,便随口一句:“要不,吃面算了。”

可吃面,也有好多讲究。捞面还是烩面?炆锅还是清汤?粗面还是细面?绕来绕去,还是选择,烦人。“随便”是最难的,随便之后,又是各种不满,总有人愤愤不平。不如各做各的,反正有大把的时间。于是我家不仅出现了“三面”,还有了“三锅”“三碗”“三味”。

丈夫是个勤快人。起得早,饿得也早,总是抢先开火。他选东西的原则是“用大不用小”——习惯端最大的锅,加浩浩荡荡的水,煮又长又粗的鲜面条。盛面用最大的碗,筷子也挑最长的那双。面条上浇满油亮的菜码和浓稠的麻酱,两肩晃动,“长竿”挥舞,呼啦啦一大碗转眼下肚。人吃饱了,锅里还剩一半。正好,下顿接着吃,还少刷一次锅。而且丈夫炒菜不加水,菜之所以不糊,全靠油撑着。一碗菜,半碗油,腻得人张不开嘴。

儿子的作风和他爹截然不同——

在和平路与溢东街交叉口,一棵丑陋的法桐骤然撞入眼帘——我向来极少用“丑”来形容植物,但这棵畸形臃肿的法桐,着实让我心生嫌弃。

和平路两旁的法桐该有三十多年树龄了,每一棵的树干上都有不少斑疤,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乔木的挺拔苍劲。唯独这棵,长得像个满身赘肉的矮胖子。青白色的树身松垮得像一叠游泳圈,从树根处扭曲着堆叠至分枝,又似裹了几条臃肿的老棉裤,树干通体竟无一处纹理平整顺直。

“一棵树,怎么能丑成这样!偏偏还长在路口最显眼的地方!”我一边跟爱人吐槽,一边把那棵丑树指给他看。直白地评价一棵树丑,我多少有些心虚,因此急切地想找个认同者,好让我的嫌弃显得不那么苛刻。

出乎意料的是,爱人却没附和我。他打量着那棵树,对我说:“它是不漂亮,但你不觉得,它已经活得很努

老季每年春节都要买上一盆水仙花。为了确保大年三十赏花、闻香,营造家里的节日气氛,老季每年都是大年廿八才到花市去精心选购水仙,专挑那些花箭挺拔,花苞饱满的,哪怕多花不少钱也在所不惜。

还别说,那些水仙还真给老季面子,带回家里往水仙盆里一放,再经过清水的浸润,翠绿的叶子更加亭亭玉立,楚楚动人,充满了仙气儿,没过两天便竞相盛开,芳香四溢。到老季家串门的亲朋好友没有不夸好的。

今年一进腊月,好友老王告诉老季,他从网上买了水仙,那可是正宗的漳州水仙,矮桩,花苞多,还包邮。老季听了很是动心,就让老王给他转发链接,尝试一下网上购花。老季打开链接一看,直播带货的水仙果然不错,价格也合适,就打算买上几头。可仔细一想,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,网上买水仙,远隔千山万水,路途几天尚不得知,很难保证开花的时间。犹豫中,老